PL
2503
T36
v. 11

唐柳河東先生全集錄目次

序別 原第二十三卷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送李渭赴京師序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送辛生下第序略

序 原第二十四卷

送仲弟謀歸江陵序
送澥序
送內弟盧遵游桂州序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陪永州崔使君游讌南池序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序飲
序棊

序隱遁道儒釋 原第二十五卷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送徐從事北遊序
送詩人廖有方序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送賈山人南游序
送僧浩初序
送文郁師序

記原第二十六卷
監祭使壁記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記原第二十七卷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新堂記
永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記 原第二十八卷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鐵爐步志
記原第二十九卷
游黄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

序別 原第二十三卷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書法）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今天子卽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爲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細叙）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閒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細叙）戳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

以明其誣旣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備考　盜錡　李錡宗室潤州刺史　李睦州　名淸臣貞元末于潤州置鎭海軍以錡節度淸臣刺睦州在部中

史筆訟寃骨力彷彿段太尉逸事狀○盜之讐國之良也盜所欲殺國所必褒也此序使千載下猶有覆盆之歎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

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備乎吏奇而確轉折峭削理愈透明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於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乎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起勢極重悲涼激楚浦雁嶺猿已下遂纍纍如貫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

撥拂

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愼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晩乎僕習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倍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科不俟易至言至言蘇文忠議貢舉亦如是而介甫用事時㪽
變秀才爲學究然其效可覩矣噫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

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内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使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還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歲者知釋有司也

唐通牓取人故柳州有先聲後實之說而昌黎諸序亦時時及之若糊名易書猶遵慕之以此可乎關節得售醜類桒中又一發覺則身家粉碎固稍知廉恥稍識利害者所不爲而有司之讀不能十一郎偃仰疲耗者今猶古也不禁廢書而歎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閉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

爲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

倚公而廢明者戒之

序 原第二十四卷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

爲吾留信次其道其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并日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爲人也其可

肝腸眞話

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閒六年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于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是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迹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照

轉

又轉

彼此相形一氣轉旋甚慧容

送澥序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與爲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爲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爲僇人居南鄉後之頴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

勸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瀰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情致纏綿入理深至千刼不腐之文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廣而不肆巽而不懦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

哉其漸乎是行也

備考　五世大儒（盧植涿人植子毓毓子珽珽子志志子諶）兄弟帝師（景裕及辨及光皆爲帝者師號帝師房皆盧靖子靖卽諶曾孫）中丞（李姓集有薦遵啓）

盧遵高誼不可無此表章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饑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恒孤危詑詑忡忡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粱稻欺紈縠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粹然憐天下之窮甿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爲直道

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而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為決子其行焉

備考 呂讓即呂溫弟元和十年登進士第

正辭勸駕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顚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

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鰥顡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兹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樂景哀情抒寫兩盡茅鹿門惜其未尙多抑鬱之思是未嘗設身處地耳夏蟲不可語冰士大夫宦途順利者往往亦坐此累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雙關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
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
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
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
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神力崢錚）
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
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
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

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序次固先生擅塲後議論操縱並入妙○滶滌萬物牢籠百態足以蔽先生之文非此篇已也然卽此自可想見大都

婁名圖刻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序飲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

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呌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紏遬而爲密者今則衆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呌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紏遬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左氏外傳風味

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惜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覘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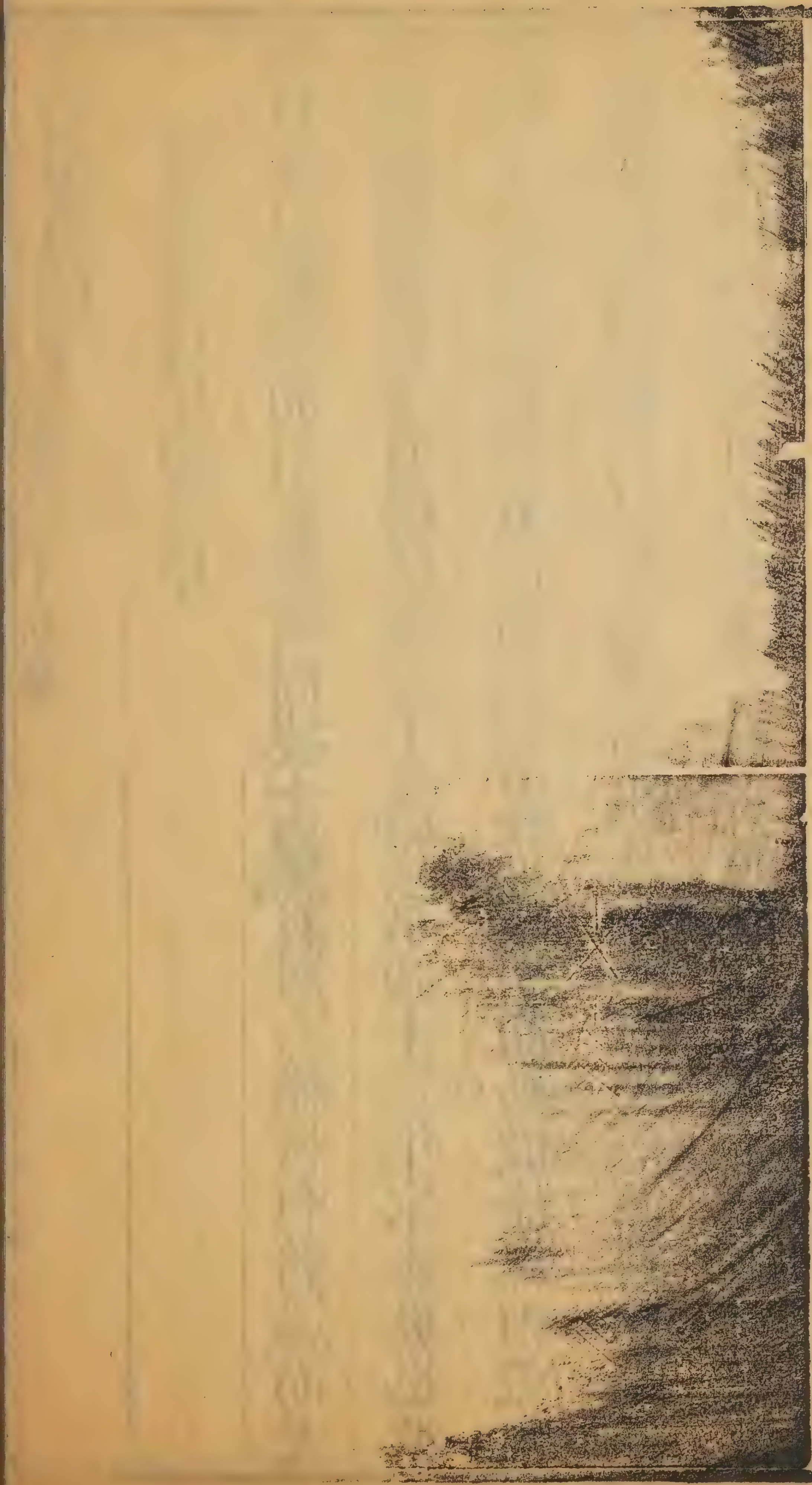
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綦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壘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壘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綦者故叙

二人抵戲以下形容極工於人世貴賤已得躍如之妙後半太詳倘爾時肯稍減節可與序飲競爽

序隱遁道儒釋原第二十五卷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搴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



寂寥數語可畫可詩

名場風弊吾少時怪且羞之亦少所見耳

此方尤百試百效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衞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覩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

使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
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
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
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衞尉以爲之知而
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
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道於名
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
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
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行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

耆然若利刃之斬

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巟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茍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嘘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審受焉

侃侃正論不待言前列科舉秀才諸醜態燭照畢圖志士讀之

正當猛省

送徐從事北遊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文勢若珠簾倒捲而用意又若浮屠造塔一層高一層

送詩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欲人知貴廖生而本其風土爲之纂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

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上去靑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凌雲飄渺 佳在尾聲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爲巳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巳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言未嘗詭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其見人侃侃而肅召之仕怏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巳乎非巳乎使吾取乎今之世

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
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
於其之也即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居或以匱已之
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
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韓文疏宕最早柳晚節乃益疏宕韓初員而後方員之至也柳
先方而後員方之至也一規一矩可制萬器二公當之

雄辨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

亦辨

筆收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柳長于辨一帶辨擊即劍拔弩張鋒不可犯

送文郁師序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水間翛翛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茹蒿芹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媢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

九若師者其可詘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先奪後予退而自譏無聊之甚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

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其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簴（音筍）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罍洗（音蘚）俎豆醆斝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篚扑於堂下以脩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

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
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
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脩具祠
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廪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
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于班在三人
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
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華而正之於是始爲
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典頎

館驛使壁記

嶙峋起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

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

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脩其職故首之也

厚重縷晰著作手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發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閈閎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

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横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隷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其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而容切

高文大制部婁蕭許

○饗

纛金節析羽旂旗旛旞咸飾於下鼓以鼖晉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音計衣胡夷蜑音但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貍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於遠邇禮咸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兹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兹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示後

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馬公名總蜀織毛總蜀謂蜀貍互田介謂互埋謂埋伏土中者華元殺羊見左傳去病餘肉見漢書

鉅麗乃爾耶如作室者取材于荊揚相之以垂公輸因彷秦漢規制而經營之阿房未央不得專美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部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靑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

虞伯生曰點次水陸利害如掌

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噭噭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

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刻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

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

○收○

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鑿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勢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眞乃深博無涯涘○韓有大序送鄭尚書等篇是也柳以大記抗之如南北極東西岳矣

徤轉

全義縣復北門記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惔且誣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衞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爲全義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廻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惔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於羣吏吏叶厥謀上於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讙舞里閭居者思止其家行者

樂出其塗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
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楊憑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音遲。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

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爲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於時吾（費力）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無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綴景絕佳餘皆應酬之辭耳卑無取公記中下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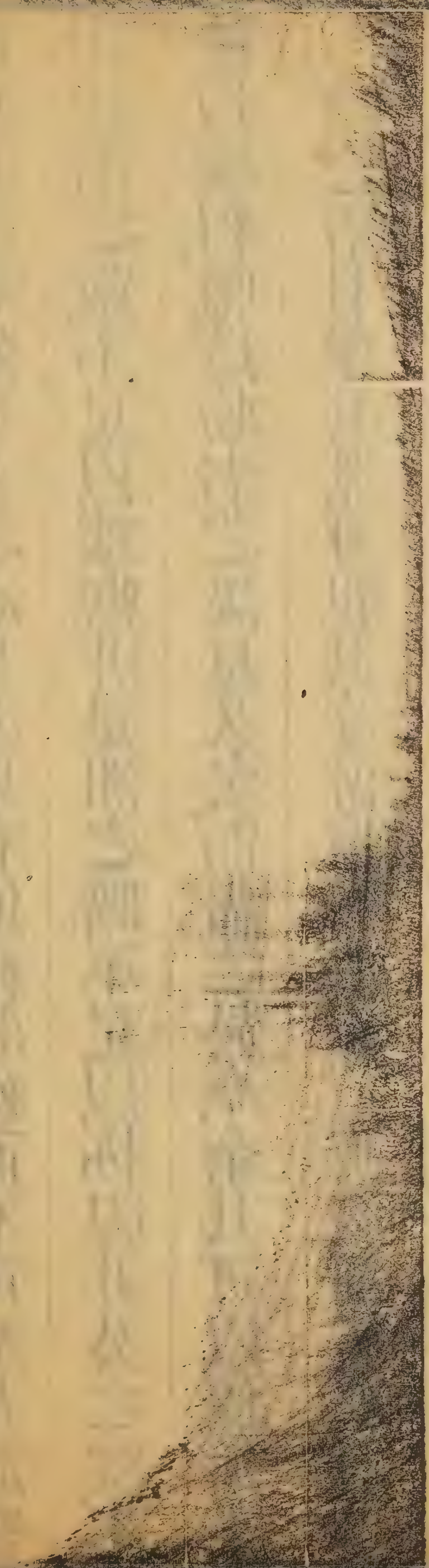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音離）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行立）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剗奧草。前指

後晝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靣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

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揪闤闠（音環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讀之若目擊其景身親其宴游窮歡晝夜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也或謂句法不免齊梁然氣魄所至早已化齊梁爲秦漢矣秦漢齊梁何區區從字句求哉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塈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

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備考 辛卯元和十六年從兄名寬從事諸侯

漱濯牢籠文情彌至

永州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絶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奥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

詭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視其細知其大後人所摹然此記略槩自在前半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名能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藂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

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狀物之精化工在手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閒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涖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

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

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

曰吾志也遂刻之

清風翠煙及魚鳥之浮沉蕭萃余每遊吳下名園而誦之此等

語句眞天造地設非人力也

記　原第二十八卷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備考 零陵（舊注永州不出石鍾乳當改連州）崔公（元和四年連州刺史崔敏）

三層立局祥不祥飛動有諷趣

道州毀鼻亭神記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音疲人去亂卽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若矇而瞭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旣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

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旣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薛伯高好立意見甚愎而迂其毀象祠未必是而記文甚古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閒，其人鬼且禨。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題跋體筆力如鐵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増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増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陲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

焉者往往以邃為痾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曠如奧如至今猶奉為品題名勝之祖此事不得不讓柳先生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中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

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孶孶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小記大觀結口頭禪耳佳不在是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

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戸外其一以貽
巽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音面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

大蓮達橫衕。（音遂）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記惡俗益復雅徤

永州鐵爐步志

○開○筆○起○正○得○先○手○○○○○○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兹步者乎向使有閧兹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

冒○字○狠○下

又三醒

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
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
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
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
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
書以爲志。

氏族莫重于唐公故作此諷之今氏族太輕吳中士大夫兒女
婚嫁多不計門第又一蔽也

吾邑有潭曰玉女者似之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

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音孩又音亥頷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絕政如萬壑千巖應接不暇

曠如也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音吠)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音了)繞也白外與天際四

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曰始得志喜也一篇呼吸在此二字然宴游之樂與得此而宴游為可樂尤在能傳西山怪特之真後人虛摸其挑剔而實景莫能圖即西山不應流聞至今日矣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或於峻字暴字着讀）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潀（音終）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天然幽曠

化工化工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

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币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輯評 虞伯生曰公之好奇若貪夫之籠百貨而文亦變幻百出

前記結只贊潭此記只賀茲丘之遭而感慨俱在言外故妙

楊升菴謂空遊句本水經注余以為此段文字直壓倒酈道元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處處藻繢物物摸寫遺漏政多後人記山水園亭者大率然矣小石潭止記潭中魚著筆一小物而清絕之景具見嗟乎此雅俗所由判也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

蘇長公曰子厚善造語若此殆入妙矣

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然矣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或謂似賦由熟精文選而得之余曰非也賦家多浮誇先生諸記一一天地眞景

絕妙好辭奇在入理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直由切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

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然矣

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閒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有勝必窮窮卽瑋麗其辭而晝之造物尚有餘藏乎道狹不可、

窮吾疑造物者亦藉此作當關之守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

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惝怳然疑總東永州諸山水記千古絕調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刜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嶛濶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閒，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

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閒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

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音雲簹音當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

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音胥稌音徒酒

陰處則應在立魚南其閒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

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頗似史記天官書然彼猶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零零星星有

條有理後人杖屨而遊不復問塗樵牧斯益奇矣眞實本領非

第二手可到

河東先生全集錄卷四終